

名家学术文库

阿诺河畔的人文吟唱

——人文主义者及其观念研究

周春生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名家学术文库

阿诺河畔的人文吟唱

——人文主义者及其观念研究

周春生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诺河畔的人文吟唱：人文主义者及其观念研究/周春生著.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09-6463-7

I. ①阿… II. ①周… III. ①文艺复光—文艺思想—思想评
论—欧洲 IV. ①I10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8983 号

名家学术文库

阿诺河畔的人文吟唱：人文主义者及其观念研究

出 版 人 胡振泰

作 者 周春生

选题策划 王光昭

责任编辑 王剑文

装帧设计 郭亚非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87×1092 毫米)

字 数 397 千字

插 页 6

印 张 31.75

定 价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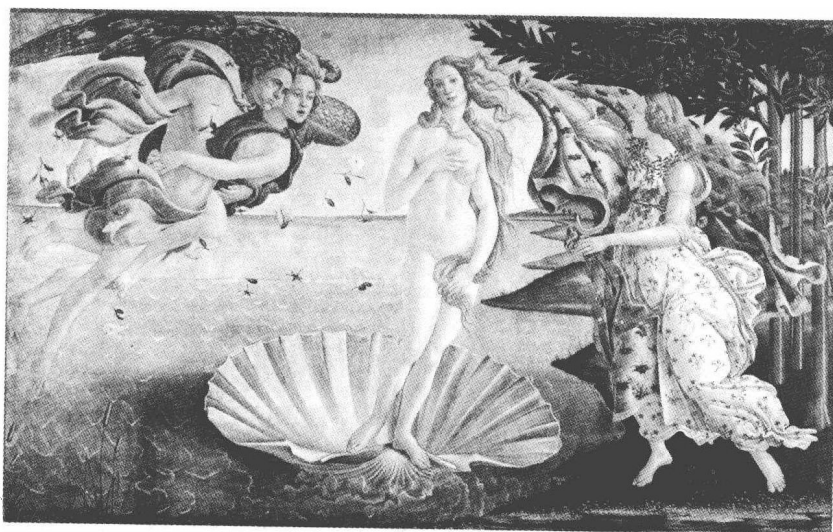
他们是文化人

他们是充满个体精神的人

他们热爱古典世界的文化

他们欣赏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和谐之美

他们善用诗性和天才的智慧去创造震撼心灵的文化世界



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

序

2008年5月，此时的意大利，橄榄树绿，地中海蓝。纵贯全境的亚平宁山脉，峰峦起伏，充满生机。应罗马拉特拉尼大学之邀，我再次造访意大利这片由罗马文明锻造的国度，并来到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我居住在圣马可旅馆，房屋稍显陈旧，却不失古雅的情趣。沿街整排的建筑中有许多还留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遗风。特别是圣马可旅馆的南面坐落着当年美第奇家族的官邸，向北紧邻文艺复兴时期建



由东向西近看佛罗伦萨阿诺河与老桥

筑大师布鲁奈莱斯基的经典建筑作品——圣马可育婴院，这令我好生欢喜。打开后窗，还能依稀看到远近各处中世纪建筑的残垣断壁。于是临窗伫立，把栏远眺，处处有风景。黄昏时分，我来到了养育佛罗伦萨、流淌艺术情思的阿诺河畔。



佛罗伦萨圣克罗齐教堂前的但丁雕像

在阿诺河畔，名人故居，目不暇接。大思想家、大诗人但丁的故居虽不起眼，但慕名而来的游人多半在此驻足瞻仰。故居拐角处的山墙上有铜制但丁头像孤凸凝视，似乎在与今人细语诉说些什么。但丁给了近代西方文明太多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正是但丁引领我走向了文艺复兴史的研究领域。有三种历史的因素铸就

了但丁的伟大，也使我一直为之动情，它们是爱、诗人的才气和政治磨难。特别是一生有政治抱负的但丁却遭到佛罗伦萨政府的流放，这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最大耻辱。因此但丁的内心不能没有怨恨，但他未被怨恨毁掉自己的诗意，也没有让怨恨带走对人世和自然的爱。他在流浪生活中以 15 年的笔耕写下了最美的诗篇《神曲》(Devine Comedy，那时有情节等串联的诗篇可称作喜剧即 Comedy)。这样，但丁以自己的才气为故乡佛罗伦萨争了光。想当年，敌党将但丁赶出佛罗伦萨；到了 19 世纪，佛罗伦萨人在圣克罗齐教堂前建成巨大的但丁雕像。这就叫历史的翻案。雕像上拍翅腾飞的鹰让我回想起在上海老北站街角一书亭购得第一个中文版《神曲》的情景。那个版本是散文体，有法国著名版画家多雷的黑白插图多幅。后来逐渐领悟到，散文体翻译不失为一种值得赞许的选

择。随着阅读的深化，我又知道但丁此书不只是对地狱、天国的一种想象，这位大诗人想说尽人间万物的道理。其中就包括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世俗政权和教会政权的关系等。他这样问理性：当理性的力量不够用时，是什么力量继续引领世人向前？如同中国的大诗人屈原问天、问地一般。顺便指出，我十分敬仰屈原的人格、才气和思想。曾经的学术界，“人性反对神性论”泛起。可我分明知道基督教文化早已成为烙在欧洲人心灵深处的印记，也从但丁的言论和其他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中感受到对神意的虔敬。怎么人文主义者要将神抛弃呢？于是撰写了质疑人性反对神性的文章，并以人神关系为突破口进入研究的天地。2002年发表纲要性质的《文艺复兴时期人神对话》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随着研究的深化，我逐渐懂得人文主义者的思想结构是对古典学问的爱好、对人与自然和人与神的和谐境界之憧憬、对文学艺术情趣的赞赏。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去做反对神性之类的思考。相反，以人为立足点将人性和神性融合起来，那才是人文主义人神关系的真谛，那才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文化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之一。在研究这一学术问题的过程中，但丁的思想给了我诸多启示。于是又动起了搜集各种版本但丁著述的心思，书房里印有 Dante 字眼的本子渐次增多。2003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一旧书店里，我见到一套非常珍贵的但丁全集本。但昂贵的价格让我怯步。那天独自一人坐在维多利亚广场的长凳上思索着：怎样实现自己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基本购书计划？往后的学业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信息化时代，学问的深浅不在于得到更多的材料。但要得到一种思想、一种咀嚼后的品论则颇费神思。其实就某个课题的学习而言，如能得到一本在理念和方法上有指导意义的书，并找到作者的核心作品，再寻觅到几本学术界公认的评价著作，有了这些大致就可以放心地进行伏案研究了。但关键还是读透一两本研究对象的原著。在此过程中，对原著中的内容要有所思、有所问、有所究，最后针对某个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写出

体会就很不错了。对但丁的关注是我进行文艺复兴研究的起步，也就是提出了问题。文艺复兴给了近人一个典型的文化符号即张扬个性自由的人，张扬有独创精神的人。人也是我思想学术生涯的起点。回想在安徽茶林场的日子，我写下了“在精神世界里生活”之长论。曾经暗自思忖，这篇背离世道的私文也许只能藏之茶山，与云雀共鸣。明代李贽有《藏书》，即谓之世不可喻理，只能让它埋在“深山心谷”。吾不敢与李贽比肩，但在那个唾弃文化的时代，自己的孤傲、孤愤之情亦不在浅湾涉趟。后来潜心研究马克思对人的问题之诸多看法，并写成第一本著作《感性的荒野：寻找人的存在根基》（学林出版社1995年）。这以后，对人的问题之探索就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中心。终于，一种学术的使命感在心中升腾起来，老天要我来完成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做系列的文艺复兴研究——一种带有中国人学识的文化创作活动。



佛罗伦萨乌菲支博物馆前的彼特拉克雕像

在阿诺河畔，还有两排思想文化名人的雕塑立像。其中有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之父。为了对其思想有一个恰切的领会，我曾经翻译了他的一些诗作和书信。其诗情意绵绵：“在我期盼之时/身心充溢着恋情/这是爱的绽放/然而她——我的希望却被夺走/呵，无情的死亡、残忍

的生命/你们中的一个毫不留情地置我于悲痛之中/泯灭了我的希望/另一个则拖垮我的意志/这死亡就是不让我在她的面前驻留/但我的心上人却总是在我的心田萦绕/她正是把我的生命啊当作了永久。”虽不敢自誉译得怎样有神韵，但动情地在译则是真话。顺便指出，在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即彼特拉克是近代第一位书信体的作家。其书信确实写得款款道来，个性味十足。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围着山毛榉树踽踽独行，不时用怪异的声音喃喃自语；我坐在苦涩的月桂树下，让无尽的遐想和思念流溢到笔尖墨端。对于一个爱学问甚于取得学问成就的人来讲，我不会在激情创作后的成就中有丝毫幸运感。我一点都不想成为某个思想学派的成员，我一意追求的是真理。”我曾经在课堂上将译文展示给学生看，大家一起来品味人文主义之父的内心世界。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在西方的文化苑地里留下了一棵永不枯竭的种子即人文主义的个体精神。在中国人的眼里，似乎这种个体精神有违家长制社会留下的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但这在近代西方社会确实是适应了公民社会发育、生长的社会历史环境。于是我特地撰文《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个体精神》，结果还入选上海每年一度的学术节，并在华东师大的讲坛上做了宣讲。当然，那种人文主义的个体精神也不是没有缺憾。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人文主义者在发挥积极的个体精神同时，也沦为相互攻讦、精神颓靡之徒，甚至抑郁病流行。英国抑郁派诗人伯顿（Burton）还留下了大部头作品《抑郁的解剖》，提供了一幅精神危机的画像。

在阿诺河畔的马基雅维里立像下，我照了好几张像，以做留念。说到马基雅维里，我真有说不完的故事。对马基雅维里的关注是我文艺复兴研究的深化。坦率地说，我对这样一位影响近代西方政治进程的思想大家付出了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努力。正如我翻译的一本畅销书之书名所指，《马基雅维里——一个被误解的人》（怀特著、周春生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我们所面对的马基



佛罗伦萨乌菲支博物馆前的马基雅维里雕像

雅维里是一个充满睿智、富有激情和带着悲剧情结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才华横溢，但人们对他所受的教育却所知甚少；他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事业鞠躬尽瘁，但所得到的回报微乎其微；他的政治生涯受到有政治眼力者的提携，但所受到的排挤和打击要远远大于恩惠；他写出了《君主论》等著作，但这些著作在同时代和以后的岁月里屡屡被误解，直至今今天也莫衷一是。马

基雅维里研究者普列佐利

尼说得好：“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就是一件艺术品，值得人们高度地去欣赏，其著作则与生平一起弹奏着同一个音符。”确实，要真正领略马基雅维里人生、思想画廊中的“艺术”含义，它需要欣赏者去养成、具备一种能够与马基雅维里进行对话并细细品味其生命真谛的“艺术鉴赏能力”。或许，查阅、书写马基雅维里生平的过程就是体悟马基雅维里心境和提升与其对话能力的艰难跋涉之旅。为了使研究更扎实些，我发表了系列的马基雅维里研究文章，其中有《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才气说和命运观析微》、《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西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寻迹》、《马基雅维里思想评略》、《“法”与“道”——韩非政治法律思想源流辨析》、《评迈内克的“国家理由”研究和马基雅维里的国家权力学说》等。一俟时机成熟，便动笔撰写并发表了自认为是比较有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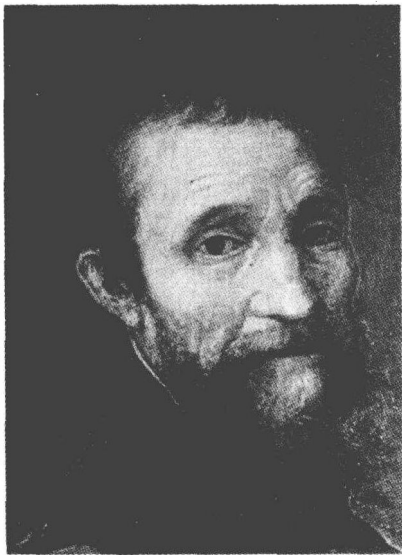
性、思想性的著作《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在笔者看来，书写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就是一次与马基雅维里进行对话的机缘，并试着在一个新的境界中去呈现马基雅维里生平、思想的艺术内涵。可哪里是研究马基雅维里的突破口呢？我一直在思索、探询这一问题。最后终于悟得，那就是人性。人们多以为马基雅维里就是从性恶出发思考政治问题。各种误解就是从这里开始。于是我对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做了仔细的考察，终于搞清楚了问题的实质。于是写下这样一段话：“历史延续了千百年，思想走了一小步。今天我们重温马基雅维里的教诲，似乎 1527 年（该年马基雅维里逝世）的思想精灵又在后现代性的土壤中复活了。可以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做如此提炼：人性是一座火山，上面有一片理性、国家、宗教和文化的青绿。在这片青绿之中存在着内在的协调机制。历史就是这座火山上的春夏秋冬。一旦火山喷涌，理性、文化等会瞬间成为火流中无规则的曲线、烟尘。人们必须充分、冷静地估计人性的力量，知道人性是丰腴的土壤，也是破坏力很强的岩浆，由此提升和捍卫人性的自由。同时，历史就是人性和文化交织成的万花筒。凡历史上人性—文化的协调现象、秩序、结构等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它们是不可能被轻易丢弃的。历史需要大人物运用自己的智慧和一切手段去应付人性—文化中的矛盾，引领社会走向人性—文化的可行性存在状态。”今天，马基雅维里的陵墓置于圣克罗齐教堂内，装饰极其简朴，其实这也够了。

在阿诺河畔，你从南岸向北眺望，最夺人眼球的当数那幢留着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样式的乌菲支博物馆。参观那天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进得馆内。在我排队的当会，心里始终无法平静下来。想想自己在教学中经常给同学们讲那些在乌菲支博物馆的杰作，今天我就要亲眼面对这一切，真不知如何来形容此时的心境。我不能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一幕幕闪过，此时最需要将自己以往积聚起来的所

有知识和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的种种心境都做一个汇总。这样，诗性的智慧就会升腾起来。再去注视那些艺术巨擘的精品，无疑成了心灵的升华。那些画作何止是形象的美，那是最纯粹的心灵美感世界。其中有艺术家瓦萨利所创作的美第奇家族大洛伦佐的画像。画像不禁使我对文化领袖美第奇家族肃然起敬。历史学家有一个共识，即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美第奇家族的引导和资助，就没有佛罗伦萨的艺术复兴。这里就要提到近代西方艺术史的开山之作，瓦萨利的《最出色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生平传记》（该书初版于1550年，1568年又出版内容大量扩充的版本，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该书有各种意大利文版本，其中学术性较高、编排较完整的有：Georgio Vasari,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 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1967, 共9卷）。对于我这个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工作者来讲，身边备好各种瓦萨利的作品和研究作品是头等大事。我在罗马西斯庭教堂对面的旧书店里买到了上述9卷本全集及其他各种版本的书籍，心里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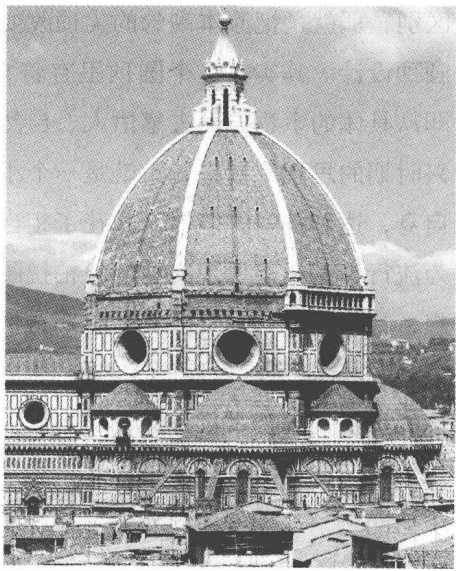
快慰。

在阿诺河畔，思绪又走向了亚平宁半岛更多的河川。亚平宁半岛的特点是山脉南北走势，河川东西流向。阿诺河的下方就是孕育古代罗马文明的台伯河。台伯河从意大利人心目中的圣城（即罗马）的市中心流过。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家都从佛罗伦萨走出去，走到罗马去施展艺术的才华。正是他们的笔墨装点了罗马西斯庭教堂的华丽。今日的西斯庭博物馆每天要接待从



米开朗基罗像

五湖四海慕名而来的游客。进入馆内，最大的享受就是能够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艺术世界亲密接触。对米开朗基罗的研究是我未来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目标。只要知道世界上已经很难再出现第二个人去史诗般地勾画宏大的西斯庭教堂圆顶卷宗，那就值得人们付出所有的努力去与米开朗基罗进行学术接触。这位巨匠由艺术的童心和真情伴随着走完沉



佛罗伦萨圣百花大教堂

浸在超越世界中的人生。他的不幸是早年丧母，失去了最宝贵的母爱；他的大幸是一生都有最高贵的艺术庇护人在呵护着，甚至连意气用事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不忍去打碎艺术家既宁静又冲创的艺术之梦。我还要进一步告诉读者究竟是什么使米开朗基罗从一个吮吸过石匠母乳的凡夫俗子超脱出来，成为艺术大家。我还要让读者知道，英国 19 世纪的诗人及文艺复兴研究大家西蒙兹是如何书写米开朗基罗的伟大。就这么个想法却使我的学术研究忙碌了好一阵子。主要的问题是米开朗基罗的研究作品汗牛充栋，但精品何在？这里的甄别工夫远胜于写几篇学术论文。我反复琢磨，结果想出来的还是一个笨手，即读通西蒙兹的佳作《米开朗基罗传》。同时左引右证，求得真切。这种方法也逐渐成为自己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人物思想和生平的基本策略。它看似笨拙，但又有什么信息流能够与捧着一本 18、19 世纪的本子所唤起的历史情思相媲美呢？

在阿诺河畔，只要你一抬头，就不会把圣百花大教堂的圆顶从眼帘中漏掉。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和中世纪哥特式教堂有一明显的

区别，那就是把原本高耸的尖顶改变成象征三位一体、万物和谐的圆顶设计。其实在这个圆顶里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特别的思维方式，即从具体的事物方面去感悟人、自然界内在的神圣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看来，人就是一个小宇宙，人要立足自身又要超越自身，达到神圣的境界。我花了相当的精力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甚为流行、甚至是思想支柱的新柏拉图主义。为此我重温柏拉图的思想，写出文章《对文艺复兴时期诗性智慧的历史透视》（此文被评为2009年上海学术年的优秀论文）。由此知道，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文学艺术创作会有那么巨大的感召力。为了吃透柏拉图的思想，还得弄清楚诞生于古代希腊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新生的传统形而上学理论，为此我做了系统研究，并撰写、发表长文《西方形而上学史与西方文明史关系论纲》，以便从思想文化的长时段来透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本质。

在阿诺河畔，有一著名的老桥。在桥的中央，艺术家切利尼的



矗立在佛罗伦萨老桥上的切利尼铜像

半身铜像遥对着东方。在嘈杂的老桥商业气氛中，切利尼不时在提醒着芸芸众生，什么是真切的人性。切利尼是文艺复兴时代非常有才气、有个性的金匠。一个“真”字足以概括出其人生的所有。他真到什么程度呢？为了钟爱的艺术忘情于艺术，甚至把自己的庇护人法国国王都不放在眼里。许多游人与铜像合影，但他们未必知道，正是这样一个始终童心未

泯的艺术家留给了我们一本自传作品。《切利尼自传》所反映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和内心世界，它展示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与后来理性启蒙时代及更往后的时代相比，文艺复兴时期并非自传创作风行的年月。现在我们看到所谓《蒙田自传》，其实也是匠心独具者根据蒙田的随笔等作品改编、创作而成。但就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自传作品却成了传世精品。切利尼也告诉我，文艺复兴研究永没有止步的那天。因为那种童心般的纯真，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的风骨。

在阿诺河畔，自己还得将思想学术的视野放得更远些。意大利在中世纪的晚期成为东西方的商业、文化交流中心，这与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地理特征有关。其北部以阿尔卑斯山与外界接壤，特别是翻过阿尔卑斯山有当时欧洲的强国法国，再往西翻过



莎士比亚故居

比利牛斯山则是另一个强国西班牙。在意大利北部的左右两侧，西北面有一个商贸和文化的连接点即热那亚港湾城邦国家。东北则是亚德里亚海湾，毗邻东方世界，其连接点就是当时世界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和西班牙到底是怎样的文化情景，对此中国的学术界所知甚少。特别是西班牙，她是多种文化汇聚的国度，又是中世纪后期较早取得统一的大国。其文学艺术的发展亦不会在其他国度之下。过去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是塞万提斯及其作品《堂吉珂德》，以及流浪汉小说等。后来，陈众议的《西班牙文学》（译林出版社 2007 年）弥补了某些不足。我每每到上海外文书

店去，首先关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艺术史作品。终于有一天欣喜地购到《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艺术史》（Joan Sureda, *The Golden Age of Spain*, Vendome Press, 2008），便反复阅读，现在终于能更多地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艺术史。在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学者会把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和文学家莎士比亚的时代当作文艺复兴顶峰的标志。说来也巧，米开朗基罗逝世那年（1564）正好莎士比亚诞生。这不只是巨人生存年份的前后交接，更是思想文化的继往开来。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把研习莎士比亚当作学术工作的重中之重。凡见得着的莎士比亚中外文研究著述便悉数购来，事实上也这样做了。后来到了国外书店中的莎士比亚专柜、特别是见到纽约中央旧书店那整整一墙的莎士比亚研究书籍，自己的奢望才被打消。于是把朱生豪的译本、孙大雨的译本、梁实秋的译本等做了细细的阅读。同时这些译者的不平凡译事经历和人生经历亦激励着自己的研究。在写《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和《文艺复兴时期人神对话》时列专题评介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作品《雅典的泰门》虽然极尽诅咒之能事在揭人类之短，在抨击人心之恶，但莎士比亚的一生始终充满对人类的爱——一种不回避丑陋、恶、毁灭等的大爱。对莎士比亚的关注是我文艺复兴研究的扩展。

在阿诺河畔，我想到许多对自己学术创作有过助益的人。

我忘不了赛德尔教授，他是德国人，长年意大利居住、教书。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他热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对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哲学亦很有研究。我在大学里一直讲西方思想史，上述大哲当然也在我的网罗之内。我们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大概是这种感觉加上学术交流的互动，最终赛德尔教授委任我翻译他的大作《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我也正好乘此机会把文艺复兴史研究过程中绕不过的形而上学问题再做一个深层次的探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内容是西方文化的根，就好像儒家的